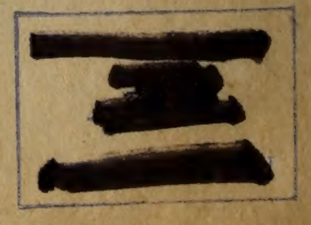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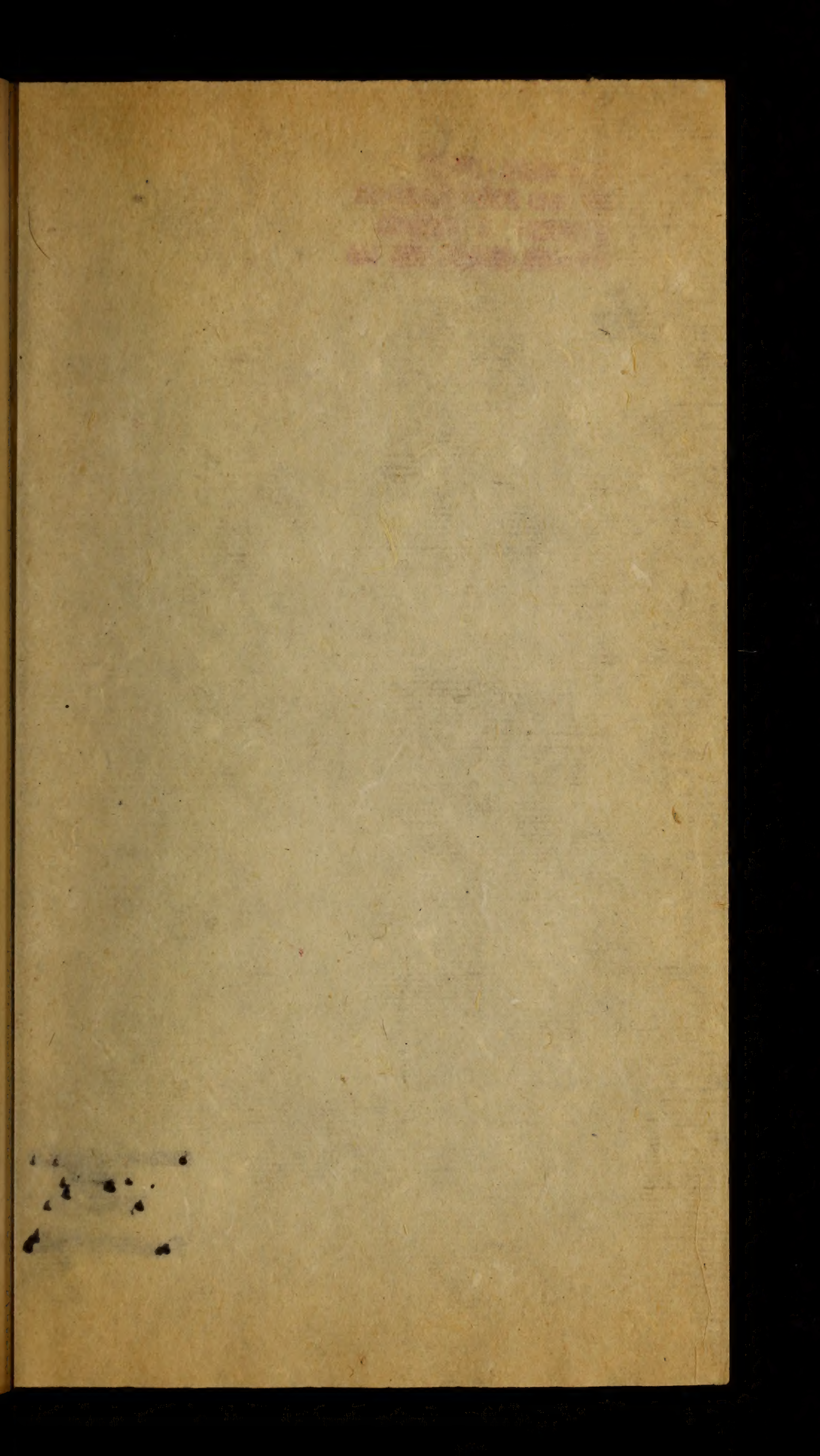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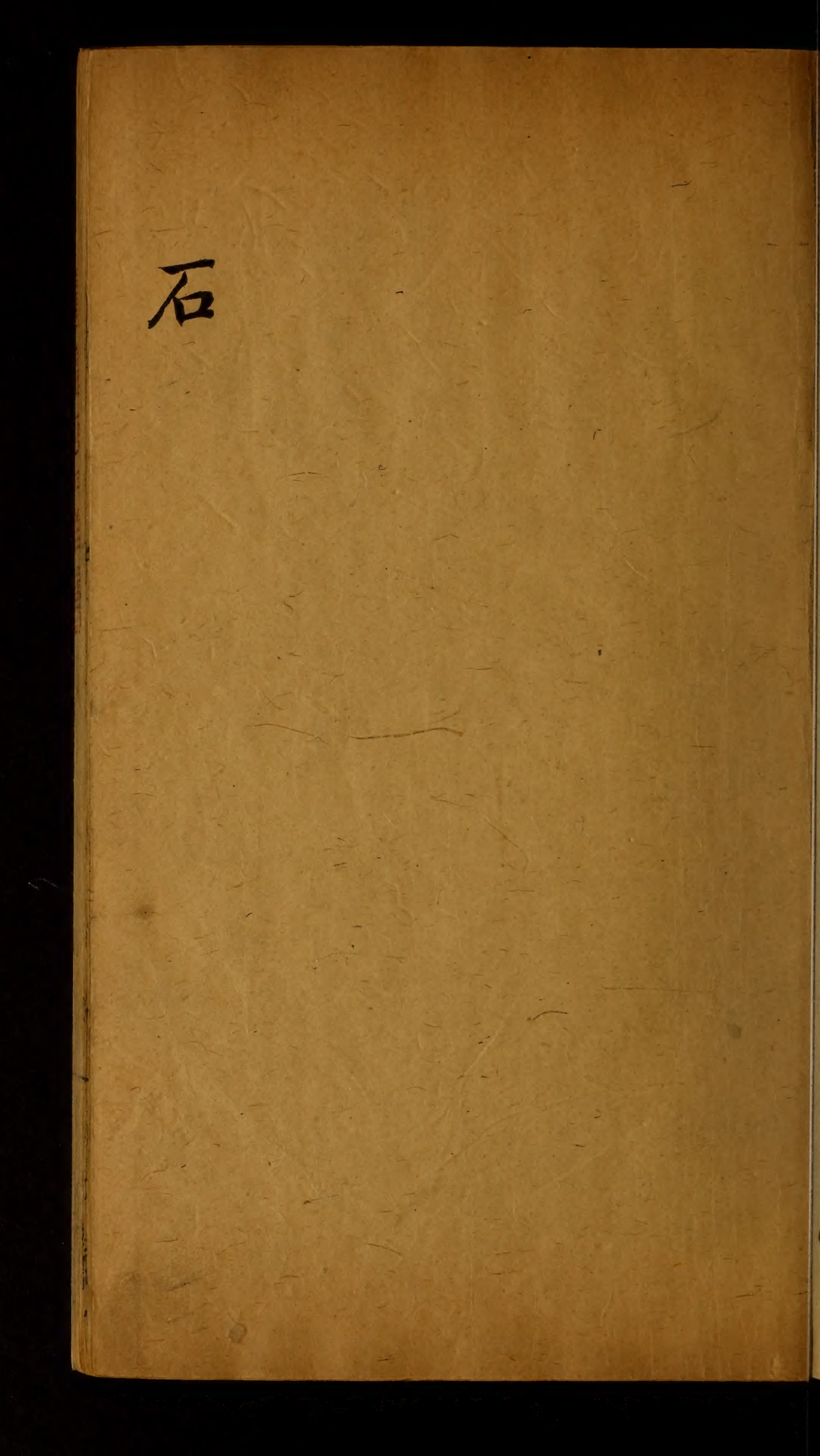
石








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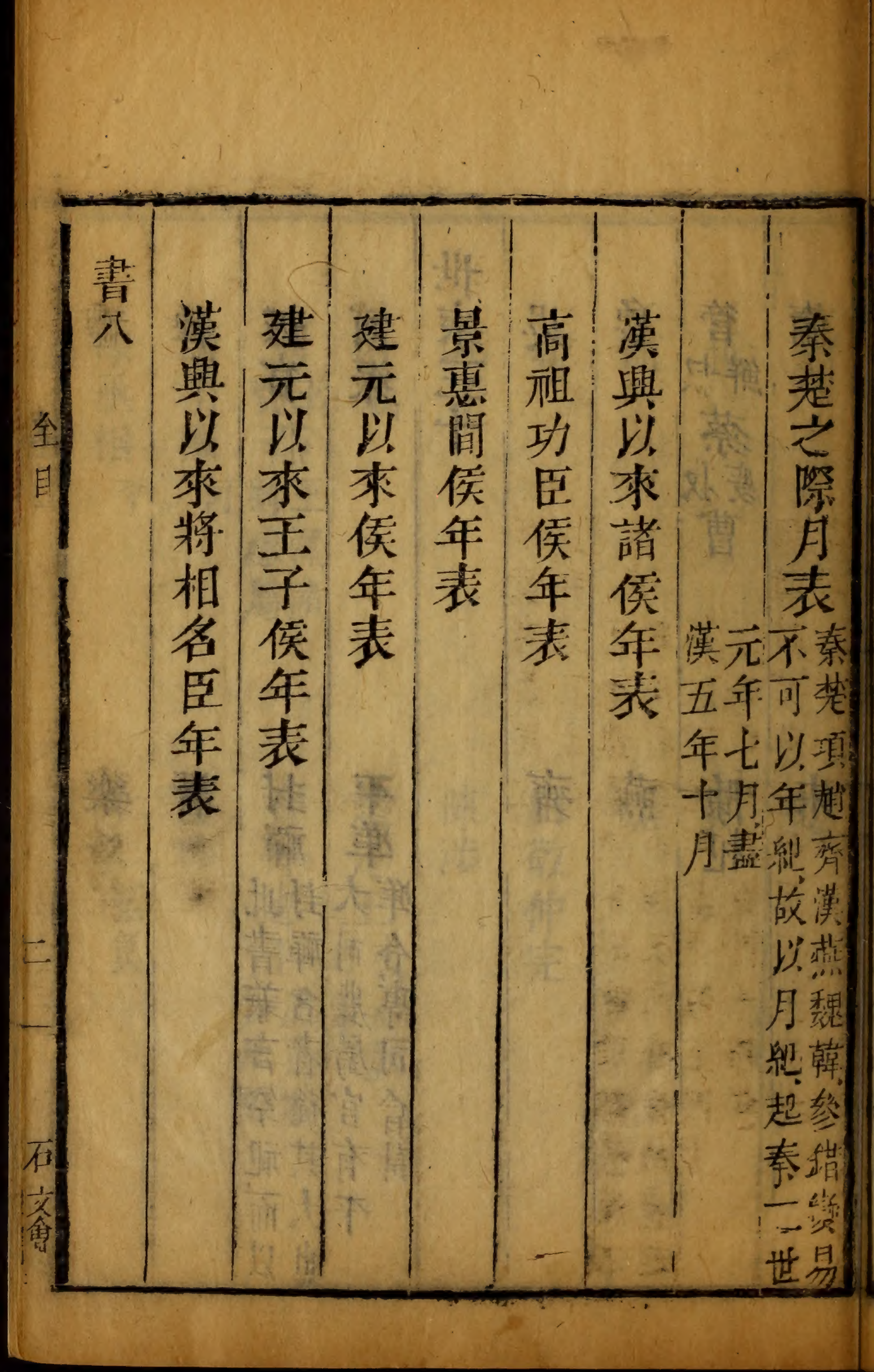
廿二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徐秋蓴蘭仲
　　　　　　　　　　　　楊　寅秉人
烏程　沈一揆存田　　　　戴　鋐汝器　編次
歸安　沈愷曾樂存　較閱　男惟鞠侍何

史記全目　正史諸史多記本朝人物惟史記半載古人故獨加小註其有不註者漢人也

秦　　秦始皇
項羽　　漢高祖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十
三代世表起黃帝迄周之共和共三十世
十二諸侯年表魯齊魏秦楚宋衛蔡曹鄭燕陳不數吳者尊中國又覇在後故也起周宣王元年盡周敬王四十一年共四百四十四年
六國年表魏韓趙楚燕齊起周元王元年盡秦二世三年共百五十一年



書八

禮　樂

律　曆

天官　封禪（此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從其大也）

河渠　平準（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專司會計）

世家三十

吳　齊

魯　燕

管叔鮮　蔡叔度　曹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完

孔子　　陳涉

外戚　　楚元王交 高祖母弟

荆 王賈 燕王劉澤 諸劉疎屬　　齊悼惠王肥 高祖長庶男

蕭相國何　　曹參

陳丞相平　　留侯張良

孫子 武齊人爲吳闔廬將 吳起 衞人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後爲楚相

伍子胥 員楚人事吳王夫差

仲尼弟子 顏回字子淵 曾參字子輿今按祀典與孔伋孟軻配享孔廟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 皆從祀孔廟 澹臺滅明字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字子容 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若 樊須字子遲 司馬耕字子牛 公西赤字子華 有若字子若 琴張一名牢字子開 申棖字子績 陳亢字子禽 巫馬施字子

期　梁鱣字叔魚　公晳哀字季次
商瞿字子木　冉孺字子魚　顏辛字
子柳　伯虔字子楷　曹䘏字子循
冉季字子產　公孫龍字子石　漆雕
哆字子斂　秦商字子丕　漆雕徒父
字子文　顏高字子驕　商澤字子秀
　壤駟赤字子徒　任不齊字子選
石作蜀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　公
夏首字子乘　公肩定字子中　后處
字里之　鄡單字子家　奚容箴字子
晳　罕父黑字子素　顏祖字子襄
榮旂字子祺　秦祖字子南　左人郢
字子行　何井疆字子孟　鄭國字子
徒　公祖句茲字子之　原亢字子抗
　縣成字子橫　廉潔字子庸　燕伋
字子思　叔仲會字子期　顏之僕字
子叔　邽巽字子斂　樂欬字子聲
公西輿如字子上　狄黑字晳之　孔

忠字子蔑　公西箴字子尚　步叔乘
字子車　施之常字子恒　秦非字子
之　顏噲字子聲　皆從祀兩廡　顏無
繇字路　回父　曾蒧字晳　參父　與孔子
子鮒　孟子父激公
宜配享啓聖公

商君 鞅衛之庶公子相秦封商君

蘇秦 見前編

張儀 見前編陳軫公孫衍附

樗里子 疾秦惠王弟

甘茂 相秦武王孫羅年十二為始皇上卿

穰侯 魏冉秦昭王毋宣大后弟相秦封穰侯

白起 秦昭王將封武安君賜死 王翦 事始皇殺項燕平荊子賁孫離

孟子荀卿 趙人為齊襄王祭酒又為春申君蘭陵令

孟嘗君 田文齊宣王庶弟嗣父封薛公相湣王疑奔魏為魏相伐齊湣王亡莒襄王立復親

文 文孝諡孟嘗君

平原君 趙勝趙之諸公子相惠文王孝成王封平原君 虞卿 為趙上卿故號虞卿

魏公子 無忌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

春申君 黃歇楚人相考烈王封春申君

范雎蔡澤 俱秦昭王相

樂毅 燕昭王將封昌國君

傅寬靳歙蒯成侯周緤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石奮張叔歐衛綰直不疑周仁附

田叔

扁鵲秦越人與趙簡子同時倉公淳于意漢太倉長

吳王濞高祖兄仲子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灌夫附皆外戚

韓長孺安國

李將軍廣

匈奴

衞將軍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公孫賀李息公孫敖李沮張次公蘇建趙信張騫趙食其曹襄韓說郭昌荀彘俱衞將軍下已為將軍路博德趙破奴驃騎下將軍

平津侯公孫弘主父偃

東越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厲王長 高祖少子、衡山王賜 厲王
子安嗣封 子

循吏 孫叔敖楚莊王令尹 子產鄭簡公相 公
儀休魯繆公相 石奢楚昭王相 李離晉
文公之理

汲黯、鄭當時、

儒林 申公培 轅固生 韓生嬰 伏生勝 高
堂生 田何 胡母生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楊僕 減宣 杜周

大宛 大月氏 奄蔡 大夏 烏桓
康居

帝紀十二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八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列傳七十

陳勝、項籍、

張耳、陳餘、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吳芮、

荆燕二王

楚元王　孫辟疆、辟疆子德、德子向、向子歆

季布、欒布、田叔、

高帝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子亞夫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

張蒼、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王長 子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萬石君、衞綰、直不疑、周仁、張歐、

李廣孫陵 蘇建子武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子安世孫延壽

杜周子延年孫緩緩弟欽緩子業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兄子受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

韋賢子元成

魏相丙吉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子育咸由

馮奉世 子野王 逡 立 參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傅喜

薛宣朱博

翟方進 子宣 義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何武王嘉師丹

谷永杜業

翟方進　子義　子宣

薛宣朱博

王商史丹傅喜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興　山孝

宣元六王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揚雄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王式　后蒼　趙子　毛公　孟卿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見史記者不錄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酷吏　尹齊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見史記者不錄

貨殖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贏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羅裒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游俠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佞幸 趙談 石顯 淳于長
董賢見史記者不錄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且末 小宛 精絕 戎盧 扜盧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秅 西夜 蒲犁 罽
賓 大月氏 康居 大宛 莎車 烏孫
龜茲 渠犁 車師 依耐 無雷 難
兜 烏弋山離 安息 桃槐 捐毒 疏
勒 尉頭 姑墨 溫宿 尉犁 危須
焉耆 烏貪訾離 卑陸 郁立師 單
桓 蒲類 西且彌 東且彌 劫 狐胡
山

外戚 高祖呂后 薄姬 孝惠張后 孝文竇后
孝景薄后 王后 孝武陳后 李夫人

後漢書全目　正史

石文會

祭祀 三　天文 三
五行 六　郡國 五
百官 五　輿服 二

列傳八十
劉玄、劉盆子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公孫述、
宗室 齊武王縯 子北海靖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李通、王常、鄧晨、來歙曾孫歷

鄧禹子訓、孫騭、寇恂曾孫榮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陳俊、蓋延、臧宮

耿弇弟國、國子秉、夔、國弟子恭

銚期、王霸、祭遵從弟彤

任光子隗、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耿純、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馬成、劉隆、傅俊、堅鐔、馬武、

竇融弟子固、曾孫憲、元孫章

馬援子廖、防兄子嚴族孫稜

卓茂、魯恭弟丕、魏霸、劉寬、

伏湛子隆、侯霸、宋弘、蔡茂郭賀、馬勤、趙憙、牟融、韋彪、

宣秉、張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吳良、承宮、鄭均、趙

典兄子謙溫

桓譚、馮衍子豹

申屠剛、鮑永子昱、郅惲子壽

蘇竟、楊厚、

郎顗、襄楷、

郭攸、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王堂、蘇章、族孫不韋、羊續、賈

琮、陸康、

樊宏、子儵、族孫準、陰識、弟興、

宋浮、馮魴、虞延、鄭弘、周章、

梁統、子松、竦、曾孫商、元孫冀、

張純、子奮、曹褒、鄭元、

鄭興、子衆、范升、陳元、賈逵、張霸、子楷、楷子陵、陵弟元、

桓榮、子郁、孫焉、曾孫鸞、元孫典、彬、丁鴻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尚、楊璇、

漢

劉平、王望、王扶、趙孝、淳于恭、江革、劉般子愷、周磐、蔡順、趙咨

班彪子固

第五倫曾孫種、鍾離意、宋均族子意、寒朗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朱暉孫穆、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子敞、元孫閎、張酺、韓稜、周榮孫景

郭躬子鎮、陳寵子忠

班超少子勇　梁慬　何熙

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子劭、霍諝、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明帝八王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城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李恂、陳禪、龐參、陳龜、橋元、

崔駰子瑗　孫寔

周燮、黃憲、徐稺、姜肱、申屠蟠、

楊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元孫修

章帝七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閒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种暠 子岱 拂 拂子劭 陳球

杜根、欒巴、劉陶、李雲、劉瑜 尹勲 謝弼

虞詡、傅燮、蓋勲、臧洪、

張衡

馬融、蔡邕、

左雄、周擧 子勰 黃瓊 孫琬

荀淑子爽孫悅、韓歆、鍾皓、陳寔子紀

李固子燮、杜喬

吳祐、延篤、史弼、盧植、趙岐、

皇甫規、張奐、段熲、

陳蕃、王允、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巴肅 宗慈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黨錮 郭太、左原、孟敏、庾乘、賈淑、史叔賓
黃允、謝甄、王柔 符融 許劭

黨錮 竇武、何進、

黨錮 鄭太 孔融 荀彧

黨錮 皇甫嵩 朱儁

董卓

劉虞、公孫瓚、陶謙、

袁紹、劉表、

劉焉、袁術、呂布、

循吏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荊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名香 童恢

酷吏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紓 黃昌 陽球 王吉

官者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儒林

劉昆　洼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張元　李育
何休　甄宇　樓望　程曾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文苑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
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獨行

譙元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修　索盧
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

翊
王烈

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
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
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
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
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
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淯妻　劉長卿
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

叔光雄

董祀妻

東夷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北　三韓　倭

南蠻　巴郡南郡　夜郎　滇　哀牢　邛都
板楯　西南夷　筰都　冉駹　白馬

西羌　無弋爰劍　滇良　東號子麻奴立
湟中月氏胡

西域　拘彌　于闐　西夜　子合　德若　條支
安息　大秦　大月氏　高附　天竺
東離　栗弋　嚴　奄蔡　莎車
疏勒、焉耆　移支　車師前後

烏桓鮮卑

烏桓鮮卑

東胡 烏桓 鮮卑 發支 車師前後

東離 栗弋 嚴 奄蔡 莎車 高附 天竺

西域

拘彌 安息 于闐 大秦 西夜 大月氏 子合 德若 條支

西羌

湟中月氏胡 無弋爰劍 滇良 東號子麻奴 立 白馬

南蠻

發羌 參狼 西南夷 滇吾 燒當 迷唐 京兆 邛都

東夷

已東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沃沮 濊 三韓 倭 夫餘 句驪 董沉 叔光 集雄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潘美發彥徵　臧夢錫荆南

同學　潘發英彥昭　費孔昭賓音　參訂

史記　漢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嘗謂遷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聖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一百三十篇、草創未就、會遭李陵之禍、下遷腐刑、既死後、其書始出、至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意、遂宣布焉、漢褚少孫補之、宋裴

駟解之、

漢書

漢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告固私作國史者、固繫獄、弟超詣闕上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其書、固自爲郎後、頗見親近、乃上兩都賦、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然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通焉、永元初、竇憲北擊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所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凡一百卷、唐顏師古注、

漢高祖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父太公、兄仲、帝起于泗上亭長、入關滅秦、爲漢王、及滅楚、即皇帝位

惠帝 名盈、高祖太子

呂后 名雉、高祖后

少帝 後少帝俱他人子

文帝 名恒、高祖五子

景帝 名啓、文帝長子

武帝 名徹景帝十子　昭帝 名弗陵武帝六子

昌邑王 名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宣帝 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

元帝 名奭宣帝長子　成帝 名驁元帝長子

哀帝 名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　平帝 名衎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

孺子嬰 宣帝元孫廣戚侯勳子　附王莽 孝元后姪

淮陽王 名元春陵戴侯曾孫

後漢書

宋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爲文章、元嘉初、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著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後爲太子詹事、與孔熈先謀反、被收、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臨刑、曄母至市、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涕泣、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色、曄乃收淚、曄著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唐太子李賢注、

東漢

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景帝孫長沙定王之後、祖回爲鉅鹿郡尉、父欽爲南頓令、帝同兄縯起兵誅莽、及滅赤眉、即皇帝位、

明帝 名莊光武四子

章帝 名炟明帝五子、

和帝 名肇章帝四子

殤帝 名隆和帝少子

安帝 名祜章帝孫清河王慶子

北鄉侯 名懿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

順帝 名保安帝太子

沖帝 名炳順帝太子

質帝 名纘章帝元孫渤海孝王鴻子

桓帝 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

靈帝 名宏章帝元孫解瀆亭侯萇子

少帝 名辯靈帝太子

獻帝 名協靈帝次子

帝寬大長者
蕭何收圖籍
張良燒絕棧道
借箸籌不可者八
從赤松子遊
韓信木罌渡軍
背水囊沙
項伯拔劍起舞
樊噲擁盾入衛
范增撞碎玉斗
項羽思歸故鄉

漢高祖在位八年

漢高祖劉邦。不階尺土。五載成帝業。所謂天授非人力。信然。觀其自言。決勝不如張良。鎮撫不如蕭何。戰攻不如韓信。眞至當也。楚漢爭鋒。帝豈自料有天下哉。帝有天下。蓋以能用三傑。非若項羽不用范增。當入關初約法三章。除秦苛政。楚漢興亡。其在斯乎。迨彌留之際。預知繼相惟參。安劉必勃。慮事何深遠也。惟分杯羹。枕宮臥。寵戚姬。輕士善罵。葅醢功臣。使太公迎門。呂后失德。皆不無遺議云。

楚人沐猴而冠　陳平六出奇計　帝踞牀洗足見英布　四面楚歌　斬丁公　婁敬說都長安　僞遊雲夢　沙中偶語　叔孫通起朝儀　周昌期期不奉詔　大風歌　商山四皓

帝問韓信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帝笑曰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所以爲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帝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何死誰代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項羽欲烹太公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羮○帝臥禁中羣臣莫敢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涕流而諫○帝即位踰年未正太上之號但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帝大驚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悟詔尊爲太上皇○功臣謂韓信彭越○呂后與審食其通

蕭何爲家不治垣屋後世賢師吾儉

[illegible]呂[illegible]不制

[illegible]爲[illegible]

[illegible]

漢惠帝七年在位

漢惠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垂拱而天下晏然除挾書之律舉孝弟力田自迎趙王於霸上同起居飲食齊王入宮與卮欲俱爲壽呂后不得行旣眞賢主也高祖始欲廢之何哉爲呂后剛毅帝仁弱不足制也云何而呂后果殺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爲人彘之變帝觀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蓋不忍母之殘酷棄國家而不恤帝雖篤於小仁而實未知大義也

季布廷折樊噲面謾

叔孫通請立原廟

雨血

日食既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如意迺命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王來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會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召帝觀帝見問乃知戚夫人遂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齊王來朝帝與之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置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乃憂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乃從內史計以城陽之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置酒齊邸歡罷歸齊王○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彊請拜呂呂為將從之乃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

漢 呂后僣位八年

少帝後少帝

王陵守白馬之盟

面折廷爭

朱虛侯入衛

衛

行八銖錢

呂后雖佐高祖定天下。諸大臣素所畏服。亦能矣哉。然其失德何多也。滅劉氏。王諸呂。私食其。戮戚姬。無所不爲。少帝後少帝之立。后得主之。亦后得生殺之。代政八年。日食晝晦。始惡之曰。此爲我也。雖有悔心之萌。安能免蒼犬之撠腋哉。獨惟王陵平勃輩。堂堂勳貴。顧事婦人。而不早爲之所。直使劉氏諸孤殆盡。然後將相交驩。鋤去非種。取神器于呂氏之手。復還劉氏。則大臣之畏服高后。從可知矣。

行五分錢

朱昌日逝言公公言之

江漢水溢

星晝見

呂台呂產呂祿呂通等皆封爲王女弟須封爲臨江侯○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㦸腋下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而死○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酈寄紿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齊王灌嬰兵皆罷

漢文帝 在位廿三年

薄太后夢龍據腹而生帝

除收孥相坐律

陳平對錢穀之問

卻千里馬

賈山至言

止輦受言

除誹謗妖言法

漢文帝救田租詔養老除肉刑減笞皆可不謂父母斯民者乎。露臺惜費百金。後宮衣不曳地。不敢輕靡天下之財。遣將擊與居辭禮誘南越。不敢輕用天下之兵。吳王賜之几杖。張武愧以金錢。不敢輕拂天下之情。弄臣戲殿上。丞相檄召而不拒。梁藩不下門。廷尉劾奏而不嫌。中郎撤夫人之坐席而不罪。將軍遏天子之乘輿而不怒。其恭儉寬仁。皆可為天下後世法。第廟謗陰賜銅山。詔短喪。微有可議者。

淮南王殺審食其

造四銖錢

賈誼治安策

論積貯

尺布斗粟之謠

鼂錯智囊

請入粟拜爵

免罪

除秘祝

帝每飯未嘗不在鉅鹿

黃龍見成紀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意無男有女五將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至長安上書訟父爲吏廉平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詔除肉刑○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吳王托病不朝賜几杖張武受賂遺覺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申屠嘉爲相入朝嬖臣鄧通在帝旁怠慢嘉曰陛下誠愛則富貴之毋以朝廷責也罷朝爲檄召通帝意通必困于嘉急持節召通因謝嘉曰此吾弄臣幸釋之乃免○梁王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止之○愼夫人與皇后同坐袁盎郤之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同坐哉○以周亞夫爲將軍帝自勞軍之細柳營先驅不得入○方士新垣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乎于是祀渭陽汾陰後知詐誅平○賜鄧通吳王濞以銅山由是吳鄧錢布天下○帝崩遺詔天下三日釋服

漢景帝 在位十六年

賜民田半租三十稅

晁錯違父教令

田叔燒梁獄辭空手來見

栗妹黃公珠王

重減笞法

漢景帝嘗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太子時已然。既即位。殘忍任數。詐力御下。七國之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而晁錯棄市。賜亞夫食。曰鞅鞅非少主臣。而亞夫餓死。信讒用佞。屠戮功勳。則君臣之道缺。過愛梁王。空許傳位。則兄弟之好乖。無罪廢太子。和親遣公主。則父子之恩亡。薄后以失寵貶。栗姬以恚恨死。則夫婦之義薄。文景雖並稱賢。而景不及文多矣。然史載其恭儉恤刑。粟紅貫朽。亦守文之主也已。

賜民田半租

三十稅

漢景帝 在位十六年

漢景帝遵業謹有餘但失于寡恩之性自太子時已然既即位殺之任數詐力削七國之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而錯斬東市賜亞夫食曰怏怏非少主臣而亞夫餓死信讒川佞沒戮功勳則君臣之道俱過愛梁王容許傳位則兄弟之好乖[illegible][illegible]六千和親遣公主則父子之恩亡薄后以失寵廢栗姬以憂恨死則夫婦之義薄文景繼盛稱賢而景不及文多矣然史載其恭儉嗇可謂知貴於務亦守文之主也已

貫六宗中 行安大慶用 鄉栗姬皇后 十二月晦日 日月皆赤

地一日三動 三月雨雪

其不縱長者 論[illegible]

文帝 諸侯 [illegible] 先帝 [illegible]

門者傳

以貴嬪號，

而死。○宜公主嫉何故。○郅都爲中尉，嚴酷，行法不

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恚恨

人由是帝嫌栗姬，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后，帝亦自賢之。王夫

由是公主日譖栗姬，而譽王夫人，微之美。帝亦自王夫人之王

家爲太子廢，太王母栗姬立，不東王微。初，長公主嫖欲以女

民修竇嬰栗姬廢，○東王王夫人之子，立爲太子。

以逆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

孝王來朝，帝與之宴，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

王因以其後所以出言，帝下獄之，不食而死。

不足君所乎？亞夫心不平。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非小

父不起，亞夫蒙帝曰：吾之一命取箸，置大胾，無切肉。○

周亞夫而供罷帝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則可以

血於盡見帝曰爲今之計獨斬錯以謝七國，

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

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疑獄者讞之

衛綰長者
直不疑長者

三月雨雪
地一日三動

日月皆赤
十二月晦日
如紫五星逆
行守太微月
貫天廷中

晁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從之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見帝曰為今之計獨誅錯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殺錯○周亞夫數諫帝帝惡之召賜之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其子事連汚亞夫下獄不食而死○梁孝王來朝帝與之宴曰萬歲後傳于王竇嬰引巵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王以此益驕○廢皇后薄氏立夫人王氏為后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初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譖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恚恨而死○遣公主嫁匈奴○郅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鷹

帝雄才大略
三統董仲舒
不冠不見汲
黯
李廣飛將軍
衛青將相才
兒寬課殿
萬石君不言
而躬行
司馬相如詞
賦得幸
東方朔詼諧
直諫
公孫弘賢良
策
主父偃譎險
陽人意
初置刺史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漢武帝有志慕古興太學正郊祀行夏時表六經創年號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而且董申趙汲李衛霍張之武並進可謂明於治道者也惜創制因心內後宮室外事甲兵喜封禪好神仙拜文成五利信桑孔張湯重斂繁刑賣官贖罪弊政實多焉江充用而巫蠱起太子殺而國本搖望思臺作悔心始萌罷候神之官布富民之令事已無濟嗚呼恐女主爲禍立子殺母人亦何樂乎有子不仁哉爲拓跋氏作俑矣

行牛兩鏡
起柏梁臺
作承露盤
帛書飯牛
白雲出封中
天生意乾封
關東大俠郭
解伏誅
蘇武齧雪啖
氈
李陵降虜
堯母門
壺關三老上
書
畫周公圖賜
霍光
星如日夜出
[illegible]如血

董仲舒中公道綰汲黯等以文事進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等以武事進○齊人少翁以方術拜文成將軍欒大亦方士拜五利將軍尚公主○東郭咸陽卓桑弘羊孔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其法大抵出于張湯湯舞智御人汲黯罵曰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初神巫致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之帝寢得夢而病使江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使客斬充走湖與衛后皆自殺○田千秋訟太子寃帝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斥之帝曰鴻臚言是也于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封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鉤弋夫人趙氏帝嘗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于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後魏道武將立其子亦殺其母劉貴人言遵遺[illegible]武爲長久計耳

霍不易引經
斷獄

多所平反其
毋喜笑異常

杜延年勸行
儉約

張安世志行
純篤

漢昭帝在位十三年號始元元鳳元平

漢昭帝以童年能知霍光之忠與上官桀之詐非天資明敏哉。光之事帝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一旦變武帝之行事蓋即與焉。或曰先人典章未循也。或曰大將軍自作威福天子其何賴。帝稍信其言光之所為今日行。明日罷矣。然能舉賢良問疾苦賑貸貧民種食復除田租令弗出馬。罷榷酤官。減戶口錢使虛耗之民漸有生息。上無改父之嫌。下無居美之忌。可謂難矣。而享祚不永。惜哉。

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伏誅

祠鳳凰于東海

傳介子誘殺樓蘭

上官桀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宮惡之詐爲燕王上書誣光罷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詔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榷酤酒稅也○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初武既徙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說之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于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匈奴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帛書言武所在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泰山石立上林僵柳自起生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一庶人爲天子者語聞以妖言伏誅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

宣帝詔求微時故劍
趙廣漢發奸擿伏如神
見事風生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
韓延壽閉閣思過
置常平倉

漢昌邑王在位一月 宣帝在位廿五年號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昌邑王立僅二十七日。遊戲無度。霍光不敢負社稷。奉太后命廢之。而立宣帝。講論五經。信賞必罰。吏治民安。人材稱盛矣。股肱稱美矣。畫功臣於麒麟閣上。惟霍光不名。蓋爲其功大耳。然則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何骨未寒。而族已赤哉。深知太子仁柔。則當裁奄寺之權。抑椒房之勢。而乃任弘恭石顯。从居要地。使許延壽史高並列崇階。凡言事必勅其詳議。則是國家大事。非二者不得與聞。其流尚可止耶

趙充國貴謀賤戰
一丙吉問牛喘
蕭寬饒以直言死
一霍氏之禍萌于驂乘
一朱邑治行第二
張敞五日京兆
嚴延年居伯
一鳳凰三集
求金馬碧雞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名賀大夏侯名勝小夏侯名建穀梁名淑〇麒麟閣上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他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〇霍光夫人顯及禹山等謀廢天子事覺族誅〇龔遂守渤海躬率儉勤勸民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〇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皆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服〇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〇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同乞骸骨帝許之加賜黃金及歸賣金買酒與故舊為歡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賈捐之議棄珠崖

薛廣國諫從橋

匡衡疏六戒

貢禹明經著節

漢元帝在位十六年號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漢元帝在東宮多材藝喜詩書温雅有古風烈及親政貧民賑焉種食貸焉宮館罷焉數月間善政迭書率是而行孝文亦不是過然史高以外戚領尚書恭顯以宦官典樞密所用非人天下事已不可與有爲矣至德不明優柔不斷牽制文義羣小搆讒使蕭望之飲鴆周堪疾瘖張猛自殺京房見誅有善不能用有惡不能去無知人之識乏明斷之才以釀外戚宦官之禍西漢之凌夷決于帝已

馮野王行能第一

召信臣治行第一人號召父

王嬙下嫁單于

甘陳矯制立功

雌雞化雄雄雞生角

隕石

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與劉更生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望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當罷之、應古人不近刑人之義、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帝可其奏、竟罷免、然帝器重望之不已、會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恭顯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帝乃召望之、望之飲酖死、○以周堪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京房精于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悅之、然爲石顯五鹿充宗所忌、出爲魏郡太守、未幾石顯譖房誹謗天子、遂棄市、房先受易乎焦延壽、延壽嘗言得吾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果然、○石顯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善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漢成帝 在位廿六年號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

薛宣身兼數器

班伯讜言

劉向進洪範五行傳論

何武去後思

漢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風苐湛于酒色委政王氏廢許后寵飛燕合德使諸舅門熾國勢日衰天灾地變史冊已不勝書帝不疑王氏此谷永杜欽張禹蔽之也然其時直臣亦不少王章死獄劉輔鬼薪梅福朱雲上書折檻劉向封事極言王與劉勢不竝立帝惟嘆息悲傷而已其何以弭灾異安社稷耶帝素無疾病晨起不能言推治起居合德自殺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淳方成之言驗乎

帝微行稱富平侯家人

孔光削草

民訛言大水至

黃霧四塞

秋桃李實

鐵飛

悉封諸舅為列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初許后與班倢伃皆寵、帝欲與倢伃同輦、辭之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似之、乃止。○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醲粹、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皆為倢伃、譖后及班、因廢之。○四月雨雪、時政在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因欲自托、乃曰、背肉大臣、有忠無患、陛下不宜聽讒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杜欽亦倣此意、故得擢光祿大夫。○張禹年老子弱、恐為王氏所怨、亦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毋信用、帝由是不疑王氏。○王章上書、言日食之咎、皆鳳所致、因薦馮野王、以代鳳、鳳懼、使尚書劾章致死。○立飛燕為后、劉輔切諫、詔獄論為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三歲刑也。○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謂張禹也、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漢哀帝 在位六年號 建平延壽

劉歆典領五經

賈讓治河三策

鮑宣言七亡七死

漢哀帝初封于外好禮節儉深知先帝優容五侯驕恣而欲收攬威權以則武宣奈德不優才不振復爲傅太太后所制孔光朱博等小人用事致有中山東平之獄王嘉鄭崇鮑宣之死天下誰不非之更寵董賢且曰語欲法堯禪舜嗚呼自古固多溺愛之君未聞有頑童而欲禪以天下者使莽聞之豈不曰若彼頑童猶可受禪如我國戚何難僭號吾知莽之簒逆不待元始而逞其欲在帝之時早已蓄於胸中矣

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彭宣乞歸

畏龍言行篇

帝爲定陶共王之子元帝庶孫傅太太后共王母也

○以朱博爲丞相臨庭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帝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出宜退丞相以應天變帝不聽○中山王馮太后亦元帝后及其弟參被誣皆自殺○東平王雲坐祀祭祝詛自殺○帝欲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不食而死○尚書鄭崇諫寵董賢由是數以職事見責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帝怒下獄殺之○丞相孔光行園陵馳道中鮑宣鉤止之反以摧辱宰相下獄諸生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董賢常與帝同臥起一日賢晝寢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賢嘗侍宴帝有酒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拜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語孔光知帝尊寵賢下車拜謁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梅福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逢萌掛冠

龔勝印綬加身不食而死

薛方守箕山之節

禁卯金刀新室文母

作井田王田私屬

漢平帝在位五年號元始○孺子嬰王莽居攝一年僭位十五年號初始始建國天鳳地皇

漢平帝雖立。王莽總己。賜號安漢公。繼加宰衡。再加九錫。豈帝真不愚。時權在莽。挾帝以不得不然之勢耳。椒酒置毒。莽實弑帝。而乃藏策金縢。將誰欺乎。由是稱攝皇帝。又稱假皇帝。立孺子嬰。止兩歲。莽利其幼也。使王舜請璽。太后涕泣。以璽投地。未幾廢嬰為安定公。遂篡位稱新皇帝。據十五年。亂政紛紛。迨漢兵扶至漸臺。將斬其身。切其舌。何莽此時尚不覺悟。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莽大夫楊雄死

頭咸用漢祖

黃霧四塞

四月隕霜

雪深一丈

民訛言黃龍

自孔光等養成漢禍，諂佞成風，釆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勅諸人莫言。○武功井中得白石，丹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又詔莽朝見稱假皇帝。○莽既篡位，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廹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于是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時長安狂女子，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及漢兵至武關，莽親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孝平皇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而死。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旦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將其身節解臠分，傳首詣宛，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漢淮陽王在位
二年號更始

長人巨無霸號百萬

侏儒卸君章碭飡破陣

耿弇拔劍歸蕭王

北道主人

[illegible]

莽末諸雄欲立劉後以從人望新市平林擇劉縯威名。貪更始懦弱定策立之縯即被殺長安兵四集爭斬莽首更始始都洛陽諸將過皆冠幘服婦人衣士民笑之及居長樂升前殿俛首刮席怍不敢視委政趙萌飲讌後庭羣小膳夫濫膺官爵有竈下爛羊之謡蕭王秀既平王郎復滅銅馬乃赤眉兵熾奉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未及降而蕭王已即位鄗南矣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及其死也詔鄧禹葬之霸陵

及其死也高祖西楚之霸業

始未及降而霸王已即位諸侯分封更始為淮陽王

平王既復滅劉氏乃赤眉兵據秦劉盆子入長安更

後遷率小以大遣宮爵者道下爛羊之謠王莽法

及居長樂宮……

直更始……

貪更始……

莽末諸維欲……入望……中年……

二年號更始

漢淮陽王本位

當下謝兵郎卞言陰文[illegible][illegible]從公迸[illegible]問思何此

從厨城門出蕭[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公近[illegible]門曰陪丁

諸將後至青轄問見但商方[illegible][illegible]沁了入則單誇走

帝○更始每朝吾齊安律不拔流[illegible]西家乘手不能言

赤心置人爽秀乃乘輕予拔行安[illegible]縮西猶兮爲縮馮

自不諸[illegible]門合以則予自安○[illegible]爭古詰曰蕭王推

[illegible]素諸[illegible]朝王郎得必民與[illegible]部闈賊供帑數占

○步汝排闈中[illegible]蝎羊首[illegible]部[illegible]闈年頭闕內[illegible]

[illegible]只董下義中漢[illegible]由是[illegible]晉[illegible]心曰長侯

圖今日復見漢宮[illegible]城後[illegible]藏者考更[illegible]曰不宋

之汝見司隸[illegible]諸[illegible]不[illegible]勝先更[illegible]安

校[illegible]前[illegible]修[illegible]時[illegible]三[illegible]輔[illegible]吏[illegible]士[illegible]東[illegible]迎[illegible]更[illegible]始[illegible]

年[illegible]非[illegible]據[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始[illegible]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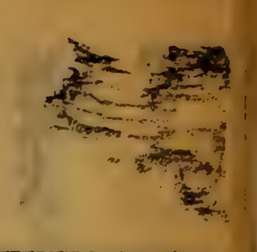
更[illegible]者[illegible]律[illegible]兒[illegible]安[illegible]賓[illegible]也[illegible]今[illegible]更[illegible]始[illegible]何[illegible]為[illegible]若[illegible]那[illegible]更[illegible]始[illegible]曰[illegible]

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嬰閏更始立怒曰不[illegible]是圖大

兵皆防及宜治立將又聞[illegible]漢[illegible]威名漢[illegible]更始將

○宗室到[illegible]續[illegible]及弟秀起兵赤眉與[illegible]帝室[illegible]前市平林

新市王匡劉[illegible]進攻臨平林人[illegible]家[illegible]署[illegible]兵[illegible]應[illegible]之



劉望僭稱帝伏誅

彊華進赤伏符于蕭王

淮陽王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聚兵應之○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及更始立諸將又憚劉縯威名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縯固爭于是并執縯殺之○更始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長安謠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銅馬諸賊俱降降者意不自安秀乃乘輕騎按行諸部降者語曰蕭王推赤心置入腹吾儕安得不投死故關西號秀爲銅馬帝○更始每朝見但南面立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諸將後至者輒問擄掠得幾何及盆子入則單騎走從廚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卿下拜復上馬其廢愚如此

[illegible]

法禮順人情

伏隆死節

子陽井底蛙

待盆子以不死

班彪著王命論

一丸泥封函谷關

客星犯帝座

猶有華風始

[illegible]

[illegible]

馬援聚米為山谷

得隴望蜀

漢光武帝 在位三十三年

號建武中元

漢光武業係中興事同開創當天下大亂兄伯升好俠養士帝獨勤于稼穡人比之高祖兄仲抑何自貶損也迨見陽撓後伯升遇害而能隱忍圖存以待赤眉兵亂盆子角立神器曠無所歸然後一鼓而收之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帝足以當此章陵宗室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直柔耳帝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真至言也但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讖行封禪不免盛德之累已

祭遵雅歌投壺
馮異八戰八克
賈復斂手避之
鮑
竇融入朝
郅惲拒關不開
韓歆直諫被殺
董宣彊項
郭況金穴
矍鑠哉是翁
馬援瓜了
第五倫公平
廉介
素此不爲凌

伯升爲更始所害帝絶不作戚容進膳自引咎至不敢爲兄喪飲食言笑恬如也而枕席間淚常交漬下馮異獨寬譬之○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故廢郅惲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郭后旣廢大子彊意不自安屢請願備藩國乃立東海王陽爲太子改名莊以彊爲東海王○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于天下桓譚上疏切諫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卒○杜詩爲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寇恂從帝南征潁川盜賊悉平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張堪爲漁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徵劉昆爲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等孔子宅

郭賀行部去襜帷

楚王英先好佛後被殺連坐者以千數

漢明帝在位十八年號永平

漢明帝以世祖爲父以光烈皇后爲母以東海王彊爲兄以馬貴人爲后賢哲一堂人倫樂事亦云備矣年十二卽辨陳留吏牘之語及卽位臨雍講藝勳戚莫不受經匈奴遣子入學四姓小侯立學于南宮二十八將圖畫于雲臺故永平之政東都稱美薄諸子之封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未嘗私恩改官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帝亦何愧于明哉所可恨者求天竺佛法以爲中國無窮之禍眞萬古之罪人矣

一康范兩炬三頭

漢家神箭

耿弇拜井

郎官上應列宿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吏奏事見陳留吏牘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吏不肯服光武怒時帝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及詰吏由吏乃首服如對○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德者蓋億萬計○四姓小侯謂外戚樊郭陰馬也○二十八將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帝分封皇子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謂東平王蒼中山王焉也○馬廖馬防馬光皆后兄弟終帝世未嘗改官○郭況光武廢后外戚陰氏帝母家也

楊終請罷邊兵

馬廖勸成德政

馬防耿恭同功異賞

漢章帝在位十三年號 建初元和章和

漢章帝力行寬大。虎觀談經。篤友愛之情。議貢舉之法。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爲東漢賢君。第寵竇后。啓竇憲弄權之漸。寵竇憲成外戚爲亂之階。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然觀其所爲。適以長者自累耳。內則后之譖殺貴人。而廢太子。外則奪公主園田而不能罪。張林楊光。倚勢貪殘。太尉鄭弘。奏言即死。傅育擾動諸羌。梁竦無辜繫獄。而竇氏驕淫滋甚。不能以時收剪。其失不有甚于明帝哉。

陳寵清改苛俗

魯恭治中牟三異

鄭均白衣尚書

班超去妻

賈逵宗漢禮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等皆與焉○有司奏請東平王歸國帝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相送涕泣而訣○詔議貢舉法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初宋貴人生太子慶竇后養梁貴人子肇爲已子謀陷宋氏及廢慶立肇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書陷梁竦竦死獄中竦女兩貴人俱以憂死○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鄭弘奏憲專權林光助惡遂收印綬而死○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竇憲刻石燕然

韓稜正色立朝

詔檢勑鄧氏賓客

漢和帝在位十七年號永元元興　殤帝在位一年號延平

漢和帝勤兵誅憲。獨行威斷。友愛兄弟。吸納嘉言。因旱蝗而除租稅。詔太官勿受珍羞。亦慈儉之君也。帝雖育于竇太后。竇梁貴人子。梁姊訟寃。帝以臣子無貶尊上之文。黷其手詔。益知其爲仁孝也。第鄧衆宦官也。雖有除逆之功。而賞爵封侯。未免太過。殤帝即位。鄧太后臨朝。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鄧隲爲車騎。處置井然。鄧之賢於竇遠矣。而帝立以百日。崩以二歲。此殤之所由謚歟。

樊準請興學校

詔舉隱逸遺逸博士

求清無大魚

帝以朝臣莫不附憲中常侍鄭衆獨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封衆爲勦鄉侯○臨武長唐羌上疏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虫猛獸不絕于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方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初梁貴人死宮省事秘莫知帝爲梁氏出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死帝感慟良久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矣○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及久在西域年老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爲超上書求哀帝感其言詔
還京師

仲長統昌言

錄因潛耳

虞詡盤根錯節

增竈

漢安帝之立也。鄧太后猶臨朝。抑外戚。省供奉。作祥刑

善政多端。帝年二十二始立后。至二十七猶未反政。豈

太后之專擅哉。太后崩而鄧隲等皆自殺矣。江京李閏

為列侯矣。王聖為野王君矣。楊震來歷先後被斃。豐之

譖而去矣。然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問。繼則

京豐交譖陷太子之廢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

遂至妬后臨朝。權歸閻尹。帝之不德若此。則知太后握

固不予。非得已也。

設三科以募壯士

采綫縫裾

班勇有父風

裁馮石府留飲十日

司徒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桑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江京李閏樊豐皆宦官○王聖帝乳母○閻后性妬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保太僕來歷要結劉瑋等證太子無罪下詔責之乃各引去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謂之關西夫子楊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或勸震爲子孫開基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官至太尉被譖飲酖而卒○黃憲字叔度潁川荀淑嘗異之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生于心矣郭泰亦謂其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淸淆之不濁云○薛包與兄弟異居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

法眞隱居不仕

左雄有王臣之節

漢 北鄉侯在位八月 順帝在位十九年號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

漢順帝爲太子時。降封濟陰。安帝既崩。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閻后貪北鄉侯年幼。迎而立之。八月而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誅閻顯兄弟。遷太后於離宮。而帝即位。天下想望其風采。黃瓊李固。並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惜乎不能善用其才耳。然能朝太后。起太學。還大珠。薦楊震。似非下愚之主。而令中官養子襲爵。又封乳母宋娥。任梁冀兄弟。無君錮寵不悟。則其愈於下愚者幾何哉。

李固政爲天下第一

張衡作渾天儀

時徵江夏黃瓊李固以書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帝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書生知其爲郃子也○初議郎陳禪以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安絕朝見李郃密表力爭其不可帝從之○安帝薄于藝文學舍頹爲園蔬翟酺上疏請更修結誘進後學帝從之○桂陽獻大珠不受○詔葬揚震時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墓前俯仰流涕始飛去○遣杜喬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

皇甫規君舟民水之喻

梁顗以恩信招誘叛羌

漢冲帝 號永嘉 在位一年 質帝 號本初 在位一年

漢冲帝內侍太后，外任李固。梁冀雖忌，尚未敢害也。踰年遂崩。清河、渤海並徵至京。清河嚴重，公卿歸心。冀利渤海年幼，排衆立之，質帝雖冀所立，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即受毒餅之禍。其時李固身為上公，當奏太后冕服而臨，窮究侍醫，猝謀使不及備，逆臣即可授首，因而策立清河，不崇朝，漢祚可復隆矣。豈意太后左右皆冀腹心，一人叫呼，衆必不應，固雖效枕尸之哭，而即策免矣。吁，恨哉。

質帝有昭帝風

梁穆滅梁冀

冲帝旣崩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質帝○按爾雅山界而大屈跛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界而大且欲跛而踰之故曰跛屈○帝食毒餠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餠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及杜喬等皆欲立淸河王蒜冀白太后先策免固迎立桓帝○席陵張嬰據郡及歷陽盜華孟自稱黑帝滕撫進擊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獻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直謀反稱天王暠等討捕不克冀因此陷之李固上疏力救暠得赦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與冀心銜之

今日得御李君

登龍門

李郭仙舟

潁川四長

范滂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陳蕃下榻

姜肱兄弟同被

張陵奪劍

漢桓帝在位廿一年號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禧永康

漢桓帝亦梁冀所立生殺予奪盡出于冀莫敢誰何。太幾單超等歃血定盟。盡滅冀族。朝野喁喁稱快。奈梁氏方鋤。五侯繼虐。毒徧海內。與盜無異。更與部黨以李膺杜密爲名。胥天下賢士。號爲黨人。捕而誅之。剷之其禍反勝於冀。時論者謂上若予不能善藏其用。使暴秦焚坑之禍。復見於今。不能無遺憾焉。尤可異者。二十一年。凡三立后。兩不食死。專事畋遊。急於征斂。或云陳蕃任事則治。吾不信也。

劉龍一錢

劉寬蒲鞭示辱

孟敏墮甑不顧

張成風角

元方季方難兄難弟

平原無党

皇甫規恥不與党

賣關內侯以下官

李固玩廢內外喪氣惟杜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望焉會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死○封單超左琯貝瑗徐璜唐衡爲列侯超卒四侯轉橫天下爲少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虐徧天下與盜無異○李膺杜密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時甘陵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誚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等更相襃重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宦官因緣誣譖遂捕李膺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策免太尉陳蕃○荀淑有八子時人謂之八龍陳實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驂乘孫羣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迭侍左右淑孫彧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崔實政論其略曰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仲長統見其書嘆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張儉望門投止　孔褒一門爭死　夏馥隱名避禍　袁閎卒于土室　申屠蟠超然免于評論　[illegible]廣戴書不[illegible]　張讓父死陳寔獨弔　汝南許劭月旦評

漢靈帝　在位廿二年號建寧熹平光和中平

漢靈帝初立。陳蕃竇武輩。同心佐治。天下延頸以望太平。無何曹節王甫。矯詔發兵復治鉤黨。流毒縉紳。三君俊顧及厨之流。死徙廢禁。難以悉數。張讓與張角交通。不加之罪。張鈞呂強。直言賈禍。王允盧植皇甫嵩。有平賊大功。反多罪獄。而封讓等為十三侯。開邸立庫。賣官聚錢。漢之天下。可復保乎。其時變異。有從古所無者。仍立畢圭靈昆二苑。作列肆於後宮。以為淫樂。不知社稷之將亾。人嘗言桓靈。靈又劣於桓已。

桓典驄馬御史

董卓擢用天下名士

許生僭稱帝孫堅殺之

張擧僭稱帝劉虞殺之

青蛇見御座上

虹蜺變化雄

黑氣如龍墮溫德殿庭

青虹見玉堂殿庭

殺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禁錮士大夫高尚其道更相標榜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世所宗也以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人之英也以郭泰范滂等爲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人也以張儉等爲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以杜尚等爲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也○黃巾賊張角以妖道聚衆數萬中常侍封諝等爲內應京師震動及封諝事發帝詰責諸常侍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譖呂彊彊遂自殺張鈞上書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帝怒曰此眞狂子也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掠死禁中○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大破之會角已死剖其棺傳首京師王允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帝不罪讓反徵允下獄得減死論未幾皇甫嵩亦罷○開西邸賣官西園立庫貯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問其子曰外議何如答曰人嫌其銅臭耳○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管寧鋤金不顧

益牛守劍

楊彪四世清德

孫權以荊州借劉

漢少帝在位六月號光熹昭寧　獻帝在位三十一年號初平興平建安

靈帝二子曰辯曰協辯立爲少帝董卓至京師見於北芒坂下遂心輕王室廢少帝弒太后立協爲獻帝遷都長安流離板蕩莫可勝言當王允等密謀呂布奮戟誅卓李傕郭汜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太尉紛爭道路播遷無主曹阿瞞奸雄肆虐與董昭定議遷帝於許舉止動靜一聽挾持立魏宗廟而不敢問進爵曰王而不敢言拔殺國母而不敢救但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嗚呼何其慘耶

非後吳下阿蒙

孫劉分湘州

龐統三計

關羽威震華夏

少帝獻帝

少帝既立何太后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勸大將軍何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未幾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卽時就道未至進爲張讓等所殺袁紹乃勒兵捕諸宦官皆殺之讓等因逆遂將帝出穀門讓等自投河死卓至迎帝于北芒坂下尋廢之而立獻帝弒何太后。司徒王允與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卓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事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趣兵斬卓卓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闕收允殺之尋傕攻汜劫帝入其營帝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等爲質後攻傕遷帝于北塢後董承等奉車駕至洛陽曹操在許謀迎帝將兵詣洛陽遂遷帝于許由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時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乃勒兵入宮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郗慮曰郗公天下豈有是理耶及操卒子丕遂篡漢

附兩漢末諸人

赤眉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憲爲式侯父萌嗣莽時國除兄恭茂與盆子俱掠在赤眉軍中赤眉者瑯邪人樊崇起兵于莒衆數萬人皆赤其眉以相識以名爲羣賊乃奉盆子爲帝改元建世攻入長安殺更始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汚辱呂后尸留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光武乃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且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不欲強相攝也崇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遂以盆子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地稅食終身

邯鄲 王昌一名郎邯鄲人工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詐稱巳乃成帝子眞子輿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劉林等信之聚衆入邯鄲立郎爲天子發檄遠近莫不響應僭位五月光武滅之

淮南

李憲許昌人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自稱淮南王尋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光武遣馬成滅之

西平

盧芳安定人莽時詐稱武帝曾孫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爲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爲漢帝僭位十二年後降光武封爲代王復叛入匈奴而死

梁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之後更始元年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光武使蓋延斬之子紆復自立爲梁王敗奔董憲憲敗爲軍士所殺

張步琅邪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爲輔漢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拜步東萊太守永聞隆至先立步爲齊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光武遣耿弇伐之斬費邑步遂降後復叛北陳俊追斬之

董憲東海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翼漢大將軍又立為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敗亡

龐萌山陽人更始立為冀州牧後降光武為平狄將軍復叛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遣吳漢滅之

成

公孫述茂陵人莽時為蜀郡太守更始立許稱輔漢將軍攻據成都自立為蜀王建武元年僭稱成帝改元隆興盡有益州之地凡十二年先是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果十二年光武遣兵漢滅之。初述徵廣漢李業業不就述使人劫以毒酒業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死又聘巴蜀譙元元不詣亦以毒藥劫之元曰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元子瑛奉錢千萬以贖父死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荅嘉皆自殺犍為費貽不肯仕遂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俱託青盲以辭徵命光武既平蜀元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業閭徵貽永信會永信卒貽仕至合浦太守

寧朔　隗囂、成紀人、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改元漢復、自號白虎將軍、更始以爲御史大夫、建武元年、自稱西州上將軍、尋上書詣闕、遣子恂入侍、徵使討蜀、囂持兩端、光武討之、降公孫述、封爲寧朔王、光武親征凡三年、囂死、諸將立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等滅之

楚　秦豐、黎丘人、更始時據黎丘自號楚黎王、僭位三年光武遣岑彭滅之。○延岑、南陽人、與秦豐合兵、豐以女妻之、豐敗、降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述敗降于吳漢、漢族滅之、○田戎、汝南人、豐亦以女妻之豐敗、降述、述封爲翼江王、述敗降漢、

燕　彭寵、宛人、兩漢末爲郡吏、光武拜爲漁陽太守、建武三年、負功失望、與朱浮不相能、遂據薊州反、自稱燕王、僭位三年、其奴子密縛寵、令作記出城、取馬六匹裝金玉衣物、斬寵首來降、封爲不義侯、

冀州　袁紹、字本初、大尉袁安之後、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初平元年、衆推爲盟主、尋自爲冀州牧、兼領四

子譚熙尚遺命立少子尚兄
弟相攻凡十八年曹操滅之

壽春 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以俠氣聞爲虎賁中郎將董卓廢少帝術奔南陽遂據其郡建安二年稱仲家都壽春凡十一年曹操攻之發病道死

益州 劉焉魯恭王之後爲益州牧因人言蜀有天子氣興漢中張魯合兵殺太守作乘輿後徙成都子璋嗣共廿七年降于昭烈○張魯先降于曹操其地并歸昭烈

荆州 劉表字景升爲荆州牧不修職貢僭擬乘輿子琮嗣共十九年降于曹操

兗州 呂布字奉先建安元年襲取下邳稱徐州牧二年爲左將軍三年曹操殺之凡五年

薊 公孫瓚遼西人攻幽州殺劉虞據其地因恃財力不恤民命建安四年袁紹攻之自焚而死凡九年

遼 公孫度元菟人自立爲遼東侯孫子淵復自稱燕王司馬懿滅之共四十九年

楚元王

高祖兄弟四人兄伯早卒其嫂在高祖微時常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一日叔與客來嫂佯為羹盡櫟釜客去已視釜中尚有羹高祖以是厭其嫂及即位盡封諸昆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為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為其母不長者于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誌櫟釜也

蕭相國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君計莫若盡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言上大悅 淮陰侯既誅上使使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君居守非被矢石而益君封置衛心疑君也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亟讓封勿受而悉出私財佐軍以釋上疑相國如其言上大說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上之自將擊黥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將何爲上在軍獨拊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客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常復孳孳務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也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相國復如言上大悅

淮陰侯

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後佐漢定天下封楚王之國召漂母賜千金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少

年以爲楚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于此信之初歸漢也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三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之釋不斬言于上上猶未之奇也聞與蕭何語何奇之會上入蜀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意上上不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喜且罵何曰臣不亡追亡者信上復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上計必欲東非信無可與共功者顧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上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上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于是上卽名信拜何曰此乃信之所以亡也上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上必欲拜之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上許之于是乃拜當是時一軍皆驚

、留侯

張良年十二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散家財圖

爲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觔會始皇東遊良與客狙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嘗步遊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複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忽不見良旦日視書則太公兵法也良異之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卒并葬黃石冢

陳丞相

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縱平遊

學平長而美色或謂曰若貧何食而肥若是嫂嫉平漫應曰亦食糠覈耳伯聞為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人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平陰隨平覘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其子恥之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既娶張女齎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酈生

酈生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稱狂生沛公過陳留生踵軍門上謁使者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生曰第言之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使者乃入通公公召生生至則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生入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生遂以下陳留據積粟之策進沛公大

[illegible]臣復為漢說齊下齊七十餘城而韓信夜渡兵襲齊
齊王廣以生賣己謂曰若能止漢兵吾活若不日烹若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迺公不為若更言王
竟烹酈生

陸賈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
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

曹相國

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名除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人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一

絳侯

文帝嘗備胡使將軍劉禮軍霸上徐厲次棘門周亞夫次細柳亞夫勃子也上自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朕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是時羣臣皆驚帝喟然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直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濯船爲黄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

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求推者郎見通其衣果後穿也因召問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于是鄧氏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喜通有告通盜出外徼外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沒入通竟寄死人家

李少君

武帝即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祠竈穀食卻老方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能使物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按其刻果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嘗言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如瓜其荒誕類此未幾病死而天子猶以爲化去

卜式

武帝方遣將擊匈奴河南人卜式上言願輸家之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官有冤欲

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爭然則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臣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還報天子以聞丞相丞相弘曰非人情罷去之會軍數出縣官費空明年貧民大徙式乃持錢廿萬與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助邊者也于是天子請式長者欲尊顯之以風百姓式初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郎布衣屩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奇之拜緱氏令尋遷成皐令是時天子方發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式上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其賜爵關內侯桑弘羊時方領大農置平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會大旱上亦雨于是卜式上言曰烹弘羊天乃雨

李廣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中石沒鏃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所居郡有虎嘗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
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

司馬相如

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因慕
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嘗客臨卬臨卬富人卓王孫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文君久之
不樂相如乃復如臨卬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
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其昆弟諸公爲勸王孫不得
已乃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于是相如復歸成都買
田宅爲富人後以子虛賦干上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
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
榮之于是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懽王孫喟
然嘆自以得使女尚相如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李夫人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早卒疾將革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見帝願以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託兄弟不亦可乎夫人再辭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不復言上不悅起夫人姊妹皆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夫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尚肯追思憐錄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后禮葬又令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肴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貌者婉步帳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又爲作賦其兄弟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汲黯鄭當時

鄭當時始與汲黯並列九卿兩人內行修迨中廢家貧

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朱買臣

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姑待我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已而買臣貴為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東方朔

武帝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而去

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　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餘近幸董偃偃本賣珠兒以炫鬻得幸人號爲董君主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錢百萬帛千疋勿白上一日臨主家主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無狀有詔謝主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爲之起詔衣冠上復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爲主人翁飲大懽樂而朔時方陛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自是不復振

于定國

于公者定國父也爲郡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以我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笞掠之誣服具獄上府

于公心知婦冤，力争弗能得，乃抱獄具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爲生立祠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謂曰：幸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韓延壽

延壽爲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其府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適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幾不自知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張敞

敞爲京兆，甚有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嘗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

京兆眉憮上以問敞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笑而置之

王尊

尊爲安定太守以强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辭謝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爲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瓠子金堤堤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爭叩頭請尊不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對而水波爲之卻廻

陳遵

遵故好客家常率多燕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以便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求去母乃令從后閤出遵父遂與宣帝微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宕佚如此、

王章

章爲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困阨、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劾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止、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忤旨下、廷尉論決、

張禹

禹代王商爲相、六年、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知音律、習滛奢、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其所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至九卿、宣恭儉有法、而崇豈弟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延入後堂、燕飲、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爲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之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得至後堂、然兩人互聞之各自得也、

杜欽

杜欽、字子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茂陵杜業、與欽同姓

字亦以才著京師人遂謂欽肓杜子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大冠杜子夏

嚴君平

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卜筮于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則借蓍龜爲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于善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即閉肆下簾而受老子依老子莊周之學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楊雄從之遊學

王莽

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其子弟皆怙勢侈靡而莽獨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俱曲有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鬈首垢面不解衣帶者累月鳳因托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既貴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莽兄早死有子光莽令與己子宇同學光年小

子宇莽為同日內婦皆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輒
曰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
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多類此 莽既篡盜賊蜂起
匈奴為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
之位於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
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
或言能飛一日千里以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
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
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車馬待發時連
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
胡虜自謂巨毋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即日以
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食則鐵箸此
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
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于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
高大之用以視百蠻鎮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更其姓
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霸王也 莽侈口蹷頤
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
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問以莽形狀。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

揚雄

雄于書無所不博覽。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以為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元法言。諸著作甚富。當時人皆習之。獨桓譚以為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　王莽莽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棻四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有詔勿問。京師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馮異

異字公孫自歸光武特見親任王郎起帝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會天寒烈士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帝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已至南宮遇大風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帝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渡滹沱河後天下既定位大將爵通侯朝見京師帝遣中黃門賜珍寶金帛甚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異謙愼不伐每諸將論功異輒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鄧禹

禹年十三遊學京師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年少而能識帝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兵起豪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帝安集河北乃杖策北渡追及鄴帝見之甚懽遂令常宿止中與大計天下既定封高密侯禹意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占一藝

祭遵

建武初，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遵討平之。豐初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始知被詐，仰嘆曰：當死無恨。先是中山賊張滿亦以讖當王，屯結險隘爲害，遵亦生擒之。既破嘆曰：讖文誤我。

鄧晨

晨，光武姊夫也。莽末，晨嘗與帝俱之宛，穰人蔡少公家。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作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帝戲曰：何用知非僕。坐者大笑，晨獨心喜。已，帝即位，晨數讌見，說生平甚懽，因從容謂帝曰：何知非僕，僕乃竟辦此。帝大笑。

陰識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有興者，至識三世遂繁昌，于是後世相傳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

宋弘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尋召弘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均

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害愈滋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貪殘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制未幾虎相與東去渡江中元中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明德皇后

明德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小女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明帝幸濯龍園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諸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懽及帝崩章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建

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災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淸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勑絕禱祀。至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班彪

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精史籍，作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有二子一女，長子固，續述父志，與漢書百卷。次子超，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國。女昭，爲曹壽妻，號曹大家，尤工典籍，名入後宮，后妃公主咸祇師訓。所著列女傳諸書，永作閨範。蓋彪一門，文冠千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爲女丈夫，眞曠代無兩云。

鍾離意

意府曾相發私錢修孔廟造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問孔訢云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聖人意欲以懸示後人耳發之得素書云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范式

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友甚暱劭字元伯遊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爲共尅期日已而期至元伯白母請具膳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食諾其日果至升堂拜母劇飲懽別劭後疾將革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二人非死友耶劭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即我死友也尋卒式時仕爲郡功曹夕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我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悵然悲凄泣下即日辭太守服朋友服投其葬日馳往時未及到而劭葬已發引既至壙將窆柩忽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爲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

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時會葬者千人盡揮涕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至家久為手植樹而後去

李善

善李元家蒼頭元家屬以疾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貲巨萬奴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年十歲乃攜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罪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狀畢還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即更服至則親持鉏去草拜掃成禮哭泣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

王喬

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輒有雙鳧從東南飛至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于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更服寢其中蓋于城東上自起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取其鼓置都亭下宿
無聲或曰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費長房

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見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殽盈其中共飲畢而出長房遂欲從之求道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爲縊死驚號殯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于是遂隨翁入深山已而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既至其投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未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餘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恚怒人問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又嘗飯客而市鮓于宛須臾立辦一日間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姜詩妻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一日值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即遣妻盛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乃召還其子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復說言遊學姑嗜魚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隣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輙出雙鯉足供饍赤眉賊每過詩里必相戒勿驚大孝明帝時徵拜江陽令

樂羊子妻

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況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即捐之野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塗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妻事姑孝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女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女姑妻乃仰天嘆舉刀自刎以全姑太守奇之號曰貞義

訓禹之子章和中嘗爲護羌校尉一以恩信招懷遠人遠人皆稽顙歸命羌俗恥病死每病困輙以刃自刺訓令病困者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活者甚衆訓以病卒官羌人日數千旦夕臨羌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及聞訓卒莫不號吒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牛羊犬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何用生爲肖像尸祝每病輙請禱焉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縞傅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遂共入霸陵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自娛肅宗聞而求之鴻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侯光攜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愼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冢旁謂其淸謳相匹云

蔡倫

倫字敬仲和帝時爲中常侍有文學能犯嚴顏匡得失每休沐輒閉門謝客尤有巧思監作祕劍及諸器物皆可爲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于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于人倫獨出巳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製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爲蔡侯紙

楊震

震父寶年九歲時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于樹下螻蟻困之寶取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縱使飛去其夜夢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環四枚令君子孫

潔白位登三事皆如此瓊自震後累世以清白貴顯

蘇章

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多姦贓章行部至將案之乃請太守爲設酒肴叙生平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正其罪郡吏肅清

吳雄

雄家貧喪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

周舉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至冬中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輒一月寒食老弱不堪歲多死者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吊子推言盛冬去火殘傷民命非賢者意于以宣示愚民民遂温食舊俗頓革

良賀

陽嘉中詔舉武猛時推薦者紛然而黄門丞良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賀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恐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故不敢也時宦寺勢傾中外推賀清恬退厚遂爲宗谷足音

曹娥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朞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韲臼

李燮

李固既忤梁冀被誅幼子燮年才十三固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俄二兄被逮姬疾攜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惟君矣成仰將燮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陽各異業陰相往來酒家意其非常人以女妻燮後梁冀誅詔校忠臣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遣鄉時姊弟相見悲感傷人求茂王成卒燮治喪葬追思舊恩每四節爲祠以上賓之禮

梁冀

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洞睛䀡眄，口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妻孫壽色美而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與言事，因私焉。宮兼內外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趨謁者。扶風人孫奮富而慳，冀故遺之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爲壽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考奮兄弟，俱死獄中，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者必先輸冀第，次進乘輿。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俱殫極土木，相誇競。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威行天下，百僚側目。其敗也，帝獨與單超等五人謀之，忽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第，冀夫婦即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從中發，莫知其故，使者星馳電擾，公卿失其常度，官府市里若鼎沸然，數日乃定。

五行

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也墮馬髻作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若齒痛樂不欣欣也始自梁冀家京都翕然四方皆效之此服妖也　熹平中省內狗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見者莫不驚怪蓋司徒古之丞相非人在位者皆如狗故走入其門

馬融

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門下士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朱穆

穆嘗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許人時宦寺驕橫中侍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璠璵玉匣偶人穆聞下郡案驗至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冤辭甚懇理天網

補綴滿目同勢馬稷而夜共鮮之罰是使唐帝怒于學
山重華忿于蒼墓也帝得書焚之

、鄭元

元家貧耕東萊學徒從者百千黨事起遂杜門不出孔
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告高密令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
置上鄉越有君子軍昔人又稱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然則公者仁
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其以鄭君鄉爲鄭公鄉又
令廣門衢使可容高蓋號通德門時黃巾數萬皆相
約不許入其境

、蔡邕

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有滯病邕侍左右不解襟帶三年
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至野兎馴擾其旁又木生
連理遠近奇之熹平中邕爲中郎校書東觀時六經多
訛謬邕奉詔刊定仍自書之碑刻石太學門外邕嘗
得罪于智智中常侍王甫弟也亡命江海積十三年在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木良請裁爲
琴果有美音而尾焦時人名曰焦尾琴又嘗告吳人曰

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閒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其在陳留有隣人以酒食召邕往而主已酣客有彈琴于屏者邕及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衆怪之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斯其為殺心乎邕莞爾笑曰此足當之矣　董卓慕邕名常辟之邕稱疾不往卓大怒曰吾能族邕邕不得已應之卓甚重邕三日間周歷三臺邕于卓多所規諷卓好自用而于邕頗委聽未幾卓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允輒勃然作色并收邕付廷尉士大夫力爭不能得邕遂死獄

唐姬

董卓之廢少帝為弘農王也置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可以辟惡王曰吾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唐姬飲為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

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嗚咽侍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爲迎置園中拜弘農王妃

蓋勳

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隙或勸勳可因此報勳曰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鵠寢其事正和喜得免詣勳謝勳不與見謂曰吾特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董卓威權震世公卿莫敢抗禮勳獨長揖之嘗與卓書曰伊尹霍光以立功猶爲口實足下小醜如何終此賀者在門吊者在廬可不愼哉卓甚恨之卓嘗與朱儁論兵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于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直前曰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笑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改容謝

董卓

卓爲呂布所殺陳尸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地

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後李傕郭汜收塟卓塟日暴風雨迅雷震烈流水入藏漂其棺槨之變也如是者三四

孔融

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好奬掖后進賓客日盈其門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素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後與曹操忤枉狀奏融詔棄市

呂布

曹操自將擊布于下邳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善戰以步騎出屯于外而宮將餘衆堅守于內操向將軍宮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而惑于妻言不果用尋見執 操謂宮曰公臺平日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吾言以至此吾言用未可量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操又曰奈妻子何宮曰霸王之王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徑出不顧操涕泣而斬之

初操之擊布也決沂泗水以灌其城布援絕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布乃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故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布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于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轅門射戟時否遂被殺

左慈

慈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畧備獨少松江鱸耳慈曰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鈎盤中須臾引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乎乃更沉餌連引出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吾得魚恨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恐其近取即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便勅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命及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其將日早晚若符契也後忤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

見于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禰衡

衡以高才傲世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陰懷一刺至刺字漫滅卒無所之孔融薦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小鄙操還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故召為鼓史因大會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特異聲節悲壯直進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衡曰諾于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遂遣衡于劉表表不能容遣之黄祖祖竟殺之

蔡文姬

文姬名琰邕女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曹操故與邕善痛其無嗣持遣使以金璧贖歸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悽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留董祀後于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仍嫁祀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閼氏生少子因欲易太子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已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立斬之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亦復立斬之於是冒頓知左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亦隨射遂殺頭曼而自立惟是時東胡彊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曰匈奴寶馬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遂與之東胡以冒頓畏己頃之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怒請兵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將匈奴與胡間中有棄地千餘里莫居各爲甌脫東胡乃使使謂冒頓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言予引諸言予者盡斬之遂上馬令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爲備尋破滅文帝時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公主爲單于閼氏而使宦者中行說傅公主說本不欲行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說既至遂降單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于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大單于無恙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嶲昆明皆編髮自嶲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數十日至大宛遂因大宛傳致康居因康居至大月氏又因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爲飲器漢以月氏仇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共擊匈奴而月氏頗無意報仇騫以是留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爲匈奴所得會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騫行從者百餘人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 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離宮別觀旁極望焉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漢亡卒教鑄焉得漢黃白金輒用爲器不爲幣 安息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車船頗

類中國其馬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鑄錢如新王面以上史記

龜茲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嬴也前漢書

西域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漢戊己校尉屯其地以下並漢書

夫餘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其域最平敞員柵為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豬加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晝夜歌吟不絕其王葬用玉匣漢嘗

葬以玉匣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去土出名馬赤玉貂
豽大珠如酸棗

挹婁

挹婁古肅愼國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名貂有
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于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
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
則袒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不好潔善射弓長四尺
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中人即死漢興後屬夫
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
略與夫餘同而跪拜曳一脚其人潔淨自喜而俗淫暮
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
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
具又別有句驪國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東濱大海其俗葬法用大木槨長
十餘丈開一頭為戶人新死先埋之令皮肉盡乃

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之數其耆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適中人兩袖長三丈又于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女國國中無男人有神井女子闚之輒生子

濊

濊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皆朝鮮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亂燕趙人亡萬口逃難入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元朔元年濊君南閭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舊宅更造新居土錦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三韓

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化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國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以土作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貴金寶錦

綷不知騎乘牛馬惟重瓔珠以綴衣及懸之頸垂之耳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徤辰韓或名秦韓耆老言其先爲秦之亾人避苦役者居此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名國以鐵爲貨兒初生欲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弁辰俗與韓辰同以近倭故多文身者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于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珠崖儋耳近土出白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鵲無虎豹矢以骨爲鏃男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壽百歲餘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妒渡海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則賚金帛遺患即殺之建武中遺使朝貢使人自稱大

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衆遂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教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于此

南蠻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獺皮冠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為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粵九眞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殺千餘人昭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為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illegible]漢高祖既定秦蓄資

其賦役，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爲巴渝舞。

夜郎

夜郎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兒，取而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元鼎六年，[illegible]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印綬，後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爲立後，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祠也。其地最貧，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荒裔不知學問，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蹻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爲益州郡，後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魚鹽金銀畜產之富，俗尚豪汰，官其地者，皆富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滇池。

哀牢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粟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鹿茤鹿茤弱爲所獲天忽震雷飄風狂雨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皆沒哀牢之衆溺死無數賢栗怒復遣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茤鹿茤與戰盡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于是衆驚懼引去賢栗惶恐謂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而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主乎遂求內附光武封之土沃美其產有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又有梧桐華織以爲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又有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二能食毒草

邛都

邛都夷武帝所開置邛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爲汙澤因名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又改名越巂郡相傳其國有呙同山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莋都夷亦武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喻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居區山圖仙人名

冉駹

冉駹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水猶不釋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反其邑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川名馬靈羊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可療毒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猩猩又其地有鹽土煮土爲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曾執爲奴隷後亡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者爲之蔽火得免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以爲神遂共推爲豪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當爲奴隷故名之無弋爰劍之曾孫二忍舞忍生九子分九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始其後先零抱罕燒當令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百五十種

西夜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爲藥傳箭簇中之即死漢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又有條

中[illegible]

中歸大天帝所開土氣交集盛夏水前不理志八冬

則道樂人蜀為耕是則反其道不為寶畜物十修

夫行花牛無角一名蓮牛肉可片工可為北川各物

嘗山又有食牛[illegible]其又其片中可藏書文有

王所羊首有食蒸[illegible]雜獵又其地有鹽土煮土為鹽

學于牛出食之首節

西羌

同流出白三首姿生之後荒有無七發倒背恭闘谷時

言并勢如叔蔬族以歸恭人迫之意藏嚴穴中恭人梁之

有景家如虎害意之散水能究諸忘見愛劍波恭不死

式以為禍莲共推為豪於人無數豬[illegible]

相幹故終之無一變劍之禽無[illegible]分尤

相年生十七子分十七無之盜由北坊其從先于分杞

畢城當今治三旬之潰背是于孫至百五十年

西夜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為藥傅箭中之即死漢

書漢云西夜子合國今子合別行王非一國也[illegible]

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

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

卵如甕

安息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為殷盛

東界又有小安息亦[illegible]甘英使大秦抵條

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illegible]

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

人必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永元十三年王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

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

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

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illegible]賢者國有災異及風雨

不時輒廢而更立[illegible]者[illegible]中國故[illegible]

法室以水精為柱[illegible]

[illegible]

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環，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上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如甕。

安息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爲殷盛。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二歲者。入海人必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土，生戀慕。英聞之止。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政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顏類中國，故稱大秦。宮室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上多金銀，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黃金塗、火浣

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之不得達延熹九年王遣使道日南徼外始一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過云或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獅子行旅非百餘人賫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諸多不經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百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為名土出象犀瑇瑁細布髦毾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為佛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入中國中國自是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粟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匈奴、

單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王昭君[illegible]也昭君字嬙南郡人元帝時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
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遂
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嗣位欲妻之
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遁保烏桓山
因以為號居無常以穹廬為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
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為大
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
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以為聘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單于匊知邪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遂與何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居無常以穹廬爲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爲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爲聘壻隨妻還家于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戰鬬事乃自決父子男女相對蹲踞以髡頭爲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土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

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之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爲號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土有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其後種類漸繁遂爲中國患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恠欲殺之妻言嘗晝行雷震仰天視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十月而產此子當有奇異疾不聽棄之妻私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掠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中屢入寇緣邊無不被其害槐嘗出行見烏集秦水廣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東擊倭徒倭千餘家置秦水上捕魚以給糧食



